

王颖 著

大漠紫金刀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上



大漠紫金刀

王颖著

I247.5
21.73
1

I247.5
21.73
1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上

RBF85/06

目 录

- 第 一 章 风落平场受犬欺……………(1)
- 第 二 章 相识原是故人子……………(20)
- 第 三 章 堪回首 旧情如丝……………(38)
- 第 四 章 诡计何惧 金刀初试……………(57)
- 第 五 章 火龙洞前斗勇智……………(75)
- 第 六 章 出手才见高低……………(93)
- 第 七 章 别去也 无限关山……………(110)
- 第 八 章 鄯善国境风雷激……………(125)
- 第 九 章 乘乱灭强敌……………(149)
- 第 十 章 “小刁蛮”惹事生非……………(162)
- 第 十 一 章 险地觅爱侣……………(187)
- 第 十 二 章 举先锋 草滩竞技……………(206)
- 第 十 三 章 好个假道士……………(223)
- 第 十 四 章 夸文采武略 谁家子……………(244)
- 第 十 五 章 蹈西海魔地……………(263)
- 第 十 六 章 探冰窟湖底……………(280)

第十七章	草莽胜将军兮 有几许·····	(303)
第十八章	不是冤家不相遇·····	(331)
第十九章	怨瑄声声兮 情难寄·····	(360)
第二十章	遭暗算 老马失前蹄·····	(379)
第二十一章	设下擒龙搏虎计·····	(401)
第二十二章	惨烈如此·····	(423)
第二十三章	将门女又出怪主意·····	(449)
第二十四章	秦岭道上夺王妃·····	(469)
第二十五章	龙子困匈奴 觅地千里·····	(495)
第二十六章	幸不负重托 夜黑归骑·····	(519)
第二十七章	谁栽苦树结苦果 自己·····	(537)
第二十八章	天网恢恢 报应有时机·····	(557)
第二十九章	公主性急战乱起·····	(581)
第三十章	网不破便是鱼死·····	(603)
尾 声	两分天下作结局·····	(622)

第一章 凤落平场受犬欺

乌孙国王都赤谷城。

五十余岁的老国王翁归靡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他已病了两个月余，人已瘦成了一把骨头，两眼凹陷，颧骨突出。翁归靡一向号称“肥王”，往日大腹便便，以肥胖闻名于世，西域诸国国王及汉国朝廷，只要一说出“肥王”二字，便都知是指的这位乌孙国国王，照现在这状况，名符其实是一个“瘦王”了。

在他的病榻前，站着十余人，有大禄、大监、右夫人刘解忧及翁归靡与刘解忧所生的三男二女，长子元贵靡已经十四岁，二子万年十岁，三子大乐也已八岁。以匈奴官衔，大禄即是宰相，大监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除此以外，还有右大将军宗阿密及其夫人冯嫫。

公主、右夫人刘解忧，满面泪痕，呜呜咽咽，其时已说不出话来，手执着翁归靡枯如树枝的手，不肯放开。她这时有三十七、八岁年纪，原为汉国封国中楚王刘戊的孙女，称翁主。后被汉宣帝选中，封为公主，以二十岁上远嫁乌孙国，历时近十八年。不到十八年里，她侍服了两任国王，第一任为岑娶，没有几年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息。后叔王大

禄的儿子翁归靡接位，她又成为翁归靡的右夫人。她同这位国王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生下了三子二女。如今翁归靡行将升天，她哪能不悲痛呢？

不仅乌孙王国如此，西域诸国及匈奴汗国的风俗都如此：兄死，弟要娶嫂；爹死，子要娶爹的姬妾。直到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金帝国，仍维持着这种传统。这在汉国，简直是一项骇人听闻的乱伦丑闻，刘解忧前一位公主刘细君，起先就嫁给乌孙国的国王昆莫，昆莫死，传位给孙子岑娶。对于要嫁给岑娶，刘细君当初十分愤怒，曾上书给汉武帝刘彻拒绝，刘彻复书：“你既到乌孙，就应遵从乌孙风俗，为了要和乌孙结盟，共同对付匈奴，只好委屈你了。”刘细君无奈，只得嫁给岑娶。刘细君死后，汉国又派出第二位公主刘解忧，继续做了岑娶的夫人。

刘解忧系汉国挑选出来的美女，容貌自然上上之选。如今人届中年，生了三子二女，又受西域水土饮食影响，不复初嫁状态，身材发福，面色红润健康，眼角有了几条鱼尾纹，只因近来操心过甚，脸上的忧戚与疲惫之色使她看上去有些憔悴。

翁归靡吃力地睁开眼来，混浊无神的眼睛瞥了众人一下，将手从解忧公主手中脱开。他吃力地动了动手，眼睛盯着元贵靡。刘解忧知其心意，将元贵靡向前推了一步，翁归靡抬起手来，摸住了元贵靡的脑袋，“朕——传位给长、长子——元贵靡，希望诸位——辅佐——他！”说完这句话，手又从元贵靡头上滑下，闭上了双目。众人看国王实在到了灯枯

油尽的地步，都纷纷退下，任其歇息，解忧公主还想在病榻旁陪伴，那右大将军夫人冯嫫向她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

右大将军宗阿密伴随其后，冯嫫说道：“夫君请先回府邸，妾身去公主宫中陪伴她一会儿。”宗阿密颇听话，冯嫫手牵着公主的手，向王廷右侧公主的寝宫行去。

十八年前，汉国远嫁公主刘解忧，匈奴汗国得知边报，为拉拢乌孙国，也来凑趣，选了一民间美女叫胡妇的，封为公主，同时嫁到了乌孙国。岑娶王封刘解忧为右夫人，封胡妇为左夫人。因匈奴汗国与汉朝始终为敌国，两公主虽然没有个人恩怨，在大利益处常常相悖，两人及两人的手下均势成水火，无相容的余地。那岑娶在王廷左右两侧筑两座偏宫，右侧归刘解忧居住，左侧归胡妇居住。从王廷到汉公主偏宫，路途不过二百余步，冯嫫与解忧公主边走边说话，眨眼就到。

这右偏宫无论是宫掖建筑，还是宫内陈设，都与长安城内的汉宫一模一样，甚至连门卫、侍女、厨师杂役，都是随公主伴嫁来乌孙的汉人。公主返回自己的寝宫，就有一种返回汉国的温馨感觉。

门卫见公主返回，连忙施礼。二人跨进宫门，来到了公主待客室，侍女闻讯，立刻奉上香茗。从另一个门内，踱出一位白发婆婆。这白发婆婆面色纵是红润，脸面皱纹则甚多，看年纪在七十上下。她拄一条比她身子还高的乌木拐杖，不过，从她那步子健实、有力来看，实在不必用什么拐杖，这

拐杖其实是她的兵器。她来到公主面前，连礼都不行，就大模大样地坐在了公主一侧。

她就是“风雷神婆”！

“风雷神婆”当然是江湖上人给她的匪号，她的真实姓名叫风小芸，不过，这风小芸三字，怕是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江湖中人，只叫她为“风雷神婆”或“风女侠”。

年轻时的风小芸，相貌平平，热恋上一个小白脸，那小白脸却抛弃了她，去跟一位相貌出众的大家闺秀成了亲。风小芸一气之下，夤夜闯到这大家闺秀的卧室，将两人刺杀在床上。犯此大案后，为了逃避捕快追杀，她躲入了楚王宫中，作了刘解忧父母的家将。解忧公主从翁主被入选为公主，从长安一直到乌孙国，都由“风雷神婆”陪伴，直至现在。自她避入楚王宫时算起，迄今历四十八年，比解忧公主的年纪还要大得多。她一生未结过婚，脾气很为怪僻，对楚王一家及公主却是忠心耿耿，把刘解忧既视作主子，又当自己的孙女看待。有了这份经历和地位，她在公主身边，当然随便得很。

再说这位乌孙国右大将军的夫人冯嫫，更是一位大有来头大有本领的人物。

无法计算她的年龄。要说她的真实年龄，恐怕迄今将有百岁！

冯嫫的母亲，姓冯，是梁王刘武的一个小小侍妾。这刘武本是汉景帝刘启的兄弟，为武帝刘彻之叔父，他死于景帝中元六年，大约是公元前一四四年。这年冯嫫刚三岁，就被梁

王的宠妃将她及母亲当成殉葬品，投入了梁王墓中。幸好有一个怪人，救了她。这怪人名叫奢呼屠，为身毒王国的武林高手，其瑜伽功练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他从身毒国经西域来到汉国，听说梁王宫中有《黄帝经》及《素女经》两部宝典，见猎心喜，进宫窃取。遇到梁王宫中八大高手。一场拼斗，八大高手全部死在他手下，他也重伤被俘，埋入梁王墓穴。他将自己平生所学，尽悉传给了这个冯嫫，然后又将全身功力输于冯嫫而僵死。冯嫫运用瑜伽功也即汉国称之为龟息功的功诀苟活，历时六、七十年，那冯嫫身体发育缓慢，只长成十五岁模样的一个小姑娘。这一年，有“中州七虎”去盗梁王墓，被太白山神家居的“重阳人”与卞瑶珠夫妇发现。两人经一场苦战，将“中州七虎”及其合谋者全部杀死，救出了这个看似脉息全无的少女。他们将她救活，带上太白山，教授了三年武功，又推荐给汉宣帝刘询，宣帝刘询任命她充作刘解忧的护卫，一齐来到了乌孙国。她被汉皇册封为“夫人”，命她嫁给右大将军宗阿密为妻。她文能撰写文书，替解忧公主或汉廷出使西域诸国，解决外务纠纷；武功又是深不可测，为亘古以来少有的文治武功兼备的难得人材。这些年来幸亏有她于此，公主刘解忧才免去许多无妄之灾。对解忧公主而言，她是女权中的宰相！

三人一落坐，冯嫫急切地说道：“公主，臣妾今日接到信使快马秉报，少公主一行抵达敦煌，不再前进。即使日夜趟行，也难于在国王驾崩前赶到乌孙国了。此事还是不要指望为好。”

刘解忧听了有些着急，问道：“若是他们行快一点儿，还是能赶到的，为什么如此迟缓？”

“听说此事在廷议时，就意见不一，还是宣帝圣明，以予答应。少公主一行出发不久，便听到我国国王病重的消息，一路边行边看，想等事情有个结果再说，因此耽误了时日。”

听到了这一消息，刘解忧急得眼泪都掉落了下来，一双原本为翁归靡病危而哭得红肿了的眼睛，更加红肿了。

原来，老国王岑娶同时讨取了汉公主刘解忧与匈奴汗国公主胡妇后，与解忧公主并无子嗣，却与胡妇生下一子，取名泥靡。岑娶死时，因泥靡还不到两岁，他只得将王位传给叔父大禄的儿子翁归靡。临终时嘱咐翁归靡道：“等到泥靡长大，再将宝座传给他。”按照该国风俗，解忧公主与胡妇都做了翁归靡的妻子。这翁归靡宠信汉公主刘解忧而疏远胡妇，与汉公主生下三男二女，与胡妇只生一子，名叫乌就屠。翁归靡最喜欢的是元贵靡，乌孙国虽无立太子一说，其实翁归靡主意早定要将王位传给元贵靡。为此，翁归靡通过长罗侯常惠上书给汉宣帝，愿指定中国外孙元贵靡为合法继承人，希望娶中国公主，缔结两代婚姻，跟匈奴永绝邦交。宣帝刘询将此书交付殿前高官会议讨论时，藩属事务大臣萧望之表示反对，他说道：“乌孙王国距中国太远，无法保证不发生变化，不应允许。”另一些人也同意萧望之的意见。而刘询则感谢十年前乌孙国与汉国联合出兵，大破匈奴，立下了重大功劳，又拒绝立匈奴公主生的泥靡为合法继承人，自行答应了

这项请求。于是封刘解忧的妹妹刘相夫当公主，携带丰富的嫁妆，派常惠作护婚使，护送少公主前行。

翁归靡代儿子求婚，这个计策是冯嫫想出来的，如果少公主刘相夫能在翁归靡逝世前赶到，并成大礼，有了两位公主作后援，这王位非元贵靡莫属。刘相夫为刘解忧之妹，嫁给刘解忧的儿子，在汉国实属乱伦，却为乌孙国所允许。现在，泥靡的年纪大于元贵靡，又有先王岑娶的遗嘱在，如若少公主未到，翁归靡就死去了，则国不可一日无君，乌孙国王位就可能落到泥靡的手中。

从大处讲，泥靡是匈奴汗国的外孙，泥靡继承王位，乌孙国就要亲近匈奴，与汉国疏远，甚至为敌，这都对汉国及解忧公主母子极为不利；从小处讲，那泥靡不过十六、七岁，刘解忧的年纪超过他一倍还多。根据乌孙习俗，泥靡将继承翁归靡的权力而成为解忧公主的丈夫，不要说这泥靡狂妄凶暴、品性无形，深为解忧公主所厌恶，就算他品性俱佳，仍不可为。因为刘解忧成了他的妻子，那胡妇是泥靡的母亲，这时便成了太后，高刘解忧一辈。堂堂汉国公主，历经两代乌孙王的夫人后，最后竟成了匈奴公主的小媳妇，这口气如何能够下咽？

现在，少公主驻蹕敦煌，距赤谷城约有二千五百余里，每日行五十里，还得用五十日方到乌孙国，翁归靡的病情，挨得过今日挨不过明天。冯嫫的一条妙计，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解忧公主如何不忧心如焚呢？

那“风雷神婆”跟随刘解忧许多年，如何不晓得解忧公

主的心事？她一蹶拐杖道：“公主，让老身去把那泥靡这小子宰了，瞧他还能不能当上这国王？”

冯嫫连连摇手说道：“婆婆，此事断不可为！”

“怎么，你怕老身杀不了他？”

冯嫫说：“这还不是主要的，泥靡那里，固有不少高手，凭你我二人之力，或许可以得逞。但他一方，有老国王的遗诏在，包括大禄与大监两位老臣，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还是倾向于他的。你明目张胆杀了他，会引起各部落酋长和举国臣民的不满，元贵靡即使当上国王，恐怕因此内乱纷起，不但乌孙国从此难有安宁之日，公主与王子的性命都会有不测的了！”

“依你之见，难道让这小子坐上王位，让公主当这小子的老婆？”

这后一句话，不仅使“风雷神婆”耿耿不安，也令刘解忧一阵懊恼。

冯嫫叹一口气道：“‘重阳人’大哥哥教导于我，治理江山与武功一样，要无为而治，必须顺其自然，再从中取而代之。”冯嫫沉吟道：“这泥靡一贯专横跋扈，因为没有当上国王，其劣迹不显，故而不少人只根据老王遗言，支持于他。等到他登上王位，必施暴政无疑，那时便要失去民心，我们就能坐观其变了。”

冯嫫在太白山上，跟“重阳人”夫妇学武，原要拜“重阳人”为师。那“重阳人”实系武帝刘彻的孙子，现任皇上汉宣帝的父亲。本名刘进。因当年汉武帝崇信蛊毒巫师，被

小人挑拨离间了与太子刘据的关系，害死了皇后卫子夫及两位公主，逼反了太子刘据与史皇孙刘进，两人兵败后流落江湖，太子刘据终被杀害，史皇孙刘进用“金蝉脱壳”计逃脱，到太白山学道，他取“重新回阳”之意，自称“重阳人”，不复再叫刘进。那冯嫫系梁王刘武之女，应当与汉武帝刘彻同辈，如此论来，她实系刘进祖辈人物，刘进安敢受她师父大礼，只得平辈论交，让冯嫫称他一声“大哥哥”，称他夫人卞瑶珠一声“大姐姐”。“重阳人”深得老庄的道家思想熏陶，连创造的一套剑法，也叫做“无为剑法”。他的治国方略，当然是“无为而治”了。

“风雷神婆”一听，恼怒得满脸通红，高声嚷道：“你这叫什么办法？你这是让公主忍气吞声，甘受侮辱。你让她母子等到何时？万一他能一直当下去呢？”

“不，”冯嫫摇摇头，“他不会当多久的。不错，这个办法须得以公主牺牲为代价，但除此一法，别无他途了。婆婆，这好比你我与别的武林高手过招，必须寻到对方破绽，方能一击成功。现在对方劣迹未显，还无破绽，你我猛打瞎攻，怕于事无补。”

这比喻正好说中了“风雷神婆”的心病，令她有点难堪。“风雷神婆”数十年来与他人拼斗，向来不顾及自己性命，也不管对方有无破绽，一味地不惜命攻杀，因而她自己负伤多处，不像冯嫫那样颇有章法。要是别人说她，她一定恼羞成怒，这冯嫫的功夫确比她高出不止一筹，她因此无话可说。

公主一直是极信任冯嫫的，她自己没有主见、或优柔寡

断时，必去请教冯嫫，十数年来几乎都如此走过来。今天见冯嫫没有了办法——至少她不认为冯嫫这办法是一种办法，她哀叹了一口气道：“一想到与此人同枕共寝，本宫的心就凉了一半。”

冯嫫劝慰道：“公主，当前要事，是必须将你自己与元贵靡的身体保护好。臣妾估计，那泥靡当上国王以后，首先的一项行动，就要向元贵靡开刀，今后不能让元贵靡单独外出，由臣妾与婆婆日夜保护。只要保持贤侄性命，此事还有可为。公主放心，若不能让元贵靡当上国主，冯嫫将一死谢罪！”

公主急道：“妹妹，莫把话说得这样重，你万一不幸，本宫哪还能活得下去呢？”

在左偏宫里，这时是另一番景象。

乌孙王国计有十一个部落，散布于距赤谷城千余里地的广大区域里，以畜牧为生。如今有八位大酋长，亦称诸翎侯的，都聚集在左偏宫里，正在计议新国王的事宜。这八位翎侯，有四位是坚决支持让泥靡当国王的（乌孙国称国王为昆弥），另有四位还迟移难决。因为让泥靡当昆弥的，是老王岑娶的遗旨，而让元贵靡当国王的，是现任王翁归靡的旨意，两王的意见不一，而一个是匈奴的外孙，另一个则是汉朝的外孙，都是大有后台的，得罪了任一方，怕都会使乌孙国不得安宁。

匈奴国公主胡妇，三十七、八岁，差不多与刘解忧相同的年龄，明月般的脸盘，丰腴的身体，正是徐娘半老，风韵

犹存的时候，她见众翎侯仍迟移难决，将老王的遗诏从怀里取了出来，高举过头，“啪”地双膝跪倒在地，带着哭腔说道：“诸位翎侯请看，这是老昆弥的遗诏。当初昆弥临离世前，皆因泥靡年幼，才不得已将王权交给叔王之子翁归靡的。传位的条件是一俟泥靡长大，要将王位传交泥靡，现在泥靡已大，翁归靡将死，尚不能让泥靡当上昆弥，老国王九泉之下，焉能瞑目？望诸翎侯可怜我们母子，主持这个公道！”

一见胡妇顶诏下跪，有几位翎侯慌了，连连说：“左夫人请起，这王位原该是泥靡坐的。只是现下昆弥仍活着，又不能违背他的旨意，故而进退两难。”

那泥靡立在一旁，恨声说道：“待我进宫去当面问一问他，他是否还记得父王当初的交待？”

“不可，”一翎侯阻止道：“王上现在病势沉重，这一刺激，恐要加重病情——”

“加重怕什么？恨不得他快点咽气了好！”

有几位翎侯一听，很不对味儿，只是没有开口。

此时外厢有下人秉道：“大禄与大监驾到！”

大禄与大监联袂走了进来。

这大禄名叫君山奇，是岑娶另一叔父的儿子。大监则是两朝元老，与右大将军宗阿密为父子关系。

两人进来，见胡妇还跪倒在地，赶忙冲前数步，双双将她扶了起来：“左夫人何苦如此，有话好说。”

胡妇顺势说话：“请二位大人为我母子作主！”

关于传位于谁，这几日是议论的中心，两人见胡妇头顶

遗诏，不说已明白了全部情景，两人扶起胡妇，让她坐于中位，大禄与大监分坐两边。君山奇首先发话道：“本禄先听听诸翎侯的高见！”

大禄为相，大监为帅，按官位，大禄为国王以下第一人，高于大监，现下国王病危，理事的当然非他莫属。

有些翎侯是知道大禄的心思的，他们是些支持泥靡派，当先说道：“有老王遗诏在此，按理应当让泥靡当这个昆弥。”

其中有一位说得圆滑：“现在两位君王意见相左，最好是都加遵从，互不违背，互不得罪。——”

另一位脑袋瓜发直的立刻反驳：“这不可能，难道将乌孙国一劈为二，一人一半？”

“非也！非也！”那圆滑者言道：“本翎侯的拙见是，岑娶王的遗诏在前，翁归靡王的旨意在后，按先后程序承继，王位先交给泥靡，等将来再由泥靡传于元贵靡。”

这位翎侯的倾向极为清楚，只不过说得圆滑而已，你想泥靡的年纪不足十七岁，而元贵靡为十四岁，等到泥靡老死时，恐怕元贵靡也差不多老了。那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而且世事变幻莫测，谁能预料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以后的事？因此，开给元贵靡的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泥靡是个头脑简单的少年，一听，嚷嚷起来：“不行不行，老了我传给细沈瘦，哪里还能传给他这小子！”

泥靡早已结婚，他自己年龄不大，他的孩子细沈瘦倒快要两岁了。

在胡妇身后，还立着一个少年，这少年叫乌就屠，与元

贵靡同岁，他是胡妇与肥王翁归靡所生，一听泥靡这话，暗暗咬牙：“好好，你不把王位传给我，将来有朝一日，我叫你不得好死！”

当初，岑娶的父亲有两位兄弟，老二生下翁归靡，老三生下君山奇，岑娶将王位交给翁归靡，君山奇只当了大禄，按理是对得起他了。可他并不作如是想，只觉得岑娶怠慢了他，他不仅不满意岑娶，还暗恨翁归靡，所以他是支持泥靡登台的人。那圆滑者是葱岭以北的一位翎侯，这人的意见正对他的心思，于是他扬声说道：“很好，本禄以为葱北侯的意见甚为可行！这无论对匈奴国与汉国，都好交待，不知大监的意见如何？”

他的话刚说完，泥靡还要嚷嚷，大禄神情一肃，厉声言道：“泥靡，不必多言，待会还是让你母亲开导开导于你！”

大禄的意思是极为明白的，等胡妇将其中虚实说清楚了，泥靡自然不会再有异见。胡妇听懂了这一点，连忙阻止了儿子。可泥靡则生了暗恨：“好老儿，再过几日我就要当昆弥了，你还这样吆五喝六的，你莫不想当太上王嘛？有你在头顶上压着，我这个昆弥怎能当得安乐？”

大监这时却有些左右为难。

他既知道老王的遗嘱，又聆听了现王的旨意。他的儿子宗阿密自娶冯嫫为妻后，对冯嫫的意见言听计从，已成为半个汉国的人。为此，他作为父亲，也倾向于让元贵靡当昆弥。可是大禄的看法至为明显，诸翎侯多半倾向于泥靡，当此关头，他还有何话好说？他沉吟了片刻道：“本监没有自己